

延安时期的著名书画家钟灵

# 被主席批评，又被点名“杀一盘”

钟灵（1921—2007），著名书画家，山东济南人。1938年入党，开始创作时事漫画，在报刊上发表。同年7月，赴延安鲁艺学习。历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美术秘书、《锄奸报》编辑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员等职。1949年，与张仃合作设计人民政协徽，并参与设计国徽。他还发表过大量诗歌、散文，他为电影《甜蜜的事业》创作的歌词《我们的明天比蜜甜》广为流传。

毛泽东知道钟灵其人并与之交往，始于延安时期，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。



## A 对弈

在延安时，钟灵就喜欢下棋，他的启蒙老师是当时中央财经部的同事聂春荣（即聂卫平的父亲）。1942年，钟灵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任俱乐部主任，负责组织枣园周末舞会，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常来参加。

一个周末，毛泽东来跳舞，他见舞厅外有间棋艺室便走了进去。这里有几个人在休息，喝水，聊天。毛泽东邀请大家和他下围棋，却无人敢应战。他便指

着钟灵说：“小鬼，咱们俩杀一盘。”钟灵只好硬着头皮上阵。

钟灵知道毛泽东的棋艺高，便请毛泽东让他两个子。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。尽管如此，紧张的钟灵还是输了十几个子。第二盘毛泽东不让子了，钟灵胆子也大了，竟赢了毛泽东两三个子。第三盘毛泽东不敢轻敌了，他下得十分谨慎，步步认真思考，结果又赢了钟灵。棋毕，毛泽东说钟灵，你是不是让

我了？钟灵忙解释说：“没有。”毛泽东笑了，说：“呃，你叫钟灵。钟灵、钟灵，你真灵啊，我可要认真对待哩！”

后来，毛泽东又来俱乐部和钟灵下过两次棋，每次都是三盘两胜制。钟灵和毛泽东下棋，要说不紧张是假的。毛泽东还不知道眼前和他对弈的这个小伙子，正是他不久前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一文中第三条所批评的那个写怪字标语的人。

变了形。毛泽东在延安街头看到了这条标语，便记在心里。在讲《反对党八股》时，信手拈来，进行了批评。

整风学习开始后，钟灵得知这个批评，颇为紧张。这件事只有鲁艺系主任和少数几个人知道，他们都为钟灵保密。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，钟灵才知道紧张是多余的。整风的目的，在说明一切形式的宣传，要使群众易懂，乐于接受，并非针对哪一件事，哪一个人的。所以，在整风中除了他自愿作了一次自我批评外，没有人再提此事，或“上纲上线”揪住不放。

## B 批评

1942年初，延安开展整风运动。为了指导和推动这一运动，毛泽东作了一系列报告。2月8日，他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《反对党八股》的讲演，列举了党八股的“八大罪状”。其中，第三条罪状是“无的放矢，不看对象”。毛泽东接着阐述说：早几年，在延安城墙上，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：“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！”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，可是那个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，而是转了两个弯子。人字呢？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。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，可是他却要写在

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，就有些莫名其妙了。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，否则很难得到解释。

这条标语是钟灵1938年冬写的。那时，他刚17岁，是鲁艺美术系的学员。一天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来鲁艺，要他们在街头书写标语。美术系主任沃渣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钟灵。钟灵带了几个“红小鬼”，扛着梯子在延安街头忙碌起来。他写这条标语时觉得，这条标语中“工人”两字的笔画太少，与别的字（当时还没有简体字）的笔画不协调，写出来不好看，便把这两个字按隶书的写法

## C 再遇

北京解放后，钟灵担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布置科科长，进入中南海。一次遇到毛泽东，在场的汪东兴便问毛泽东：“主席，你还记得他吗？”“有些面熟。”毛泽东说。钟灵马上说：“我和主席在延安枣园下过棋。”

汪东兴大概没想那么多，却提了那把“不开的壶”。他笑着对毛泽东说：“他就是钟灵，就是你1942年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批评的那个写标语的人。”毛泽东似乎早已忘记此事，反问：“什么写标语？”经汪东兴说明后，他才回忆起来这

件时隔七年的往事，便冲钟灵说：“你现在还是那样写法吗？”“主席批评以后，再没有那样写过。”钟灵回答。

简单的几句对话，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领袖的亲切，使钟灵鼓起勇气对毛泽东说：“那种写法本是隶书的一种。现在不但我不这样写，有好些写隶书的人对这两个字也不那么写了。”

毛泽东和颜悦色地说：“这就不对了，隶书应该怎么写就怎么写。篆书不是更复杂吗？也还得那样写。我批评的不是那两个字，而是批评宣传工作不看

对象，把那种字写在延安城墙上总不对吧。”钟灵听后，微红着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此后，钟灵对于这件载入《毛泽东选集》的历史旧案就释然了。

其实，钟灵刷标语是有了名的。他把大标语从延安的城墙一直刷到天安门城楼上。1949年开国大典时，天安门城楼两侧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”“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”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”的标语，也是钟灵设计书写的。

据《党史博采》

## 大揭秘

### “钢铁运输线”是如何打造的

抗美援朝战争中，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始终是战争双方激烈争夺的第二战场，其艰苦性、残酷性，在很多时候甚至高于正面战场。面对敌人的疯狂绞杀和重点封锁，志愿军官兵群策群力，与敌斗智斗勇，建立起一条条“打不烂、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”，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保障奇迹。

前三次战役，受当时条件限制，供应主要采取跟进保障、伴随保障的方式，分部、兵站随部队延伸补给线。但由于战场形势发展迅速，后勤分工不明，供应层次不清，出现了后勤与部队、后勤与后勤脱节的现象。第四、五次战役，依托新筹建的三条固定兵站线，实行供应站制度，各部队所需物资到供应站自运自取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运力不足的矛盾。

在实行新的供应体制的同时，建设四通八达的兵站运输网，成为确保后勤工作根本性转折的一项重大措施。在铁路建设方面，志愿军首先修通了国内的铁路，并新建了鸭绿江便桥，增加了一条中朝两国之间的重要运输线。“钢铁运输线”的保障奇迹，是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结晶，更是志愿军指战员和中朝人民勇敢与智慧的伟大胜利。后方公路运输线上的典型创造，就是防空哨制度，解决了夜间行车的重大问题。朝鲜战场上，为避免遭空中轰炸，公路运输多采取夜间行车，特别是入朝初期，司机由于不敢开灯，每夜行车距离只有30至40公里，还经常撞车、翻车，因事故损失的车辆一度超过被炸损失数。针对这一严重情况，后勤部门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想办法，在原防空信号站的基础上，设立了一些不固定的哨兵，无空情时让司机开灯行驶，敌机来临时哨兵鸣枪报警，司机或闭灯缓行或在路边隐蔽，汽车损失大大减少，车速也大为提高。这一制度建立后，行车速度到1952年已提升至每夜200公里以上，汽车损失率由第一年的40%下降到第二年的6%，第三年的0.5%。  
学时

### 古钱币里的长寿文化

在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的民俗钱币展厅里，一枚用宋徽宗“瘦金体”书写的“龟鹤齐寿”民俗钱格外引人注目。

在中国文化中，松鹤相提，龟鹤并论，如“龟年鹤寿”“松鹤延年”等。宋徽宗虽然治国无方，但对艺术的追求却显示出不凡的眼光。自己写得一手好字，创出了号称铁画银钩的“瘦金体”。

民俗钱古代称“压胜钱”，是一种做成钱币形状的物品，但不作为钱币来“花”，而是古人特别铸造出来的“灵物”，借助它祈求神灵达到驱邪降福的目的。至少从汉代开始，民俗钱已被普遍铸造和使用了，以后历朝历代从未间断，延续了两千多年。

罗鑫